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神仙傳卷一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邱庭澍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主事_臣龔敬身

校對官主簿_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_臣王翰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四

神仙傳

道家類

提要

臣等謹按神仙傳十卷晉葛洪撰是書據洪自序蓋于抱朴子內篇既成之後因其弟子滕升問仙人有無而作所錄凡八十四人序稱秦大夫阮倉所記凡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一人今復抄集古之仙者見于仙經服

食方百家之書先師所說者儒所論以為十
卷又稱劉向所述殊甚簡畧而自謂此傳有
愈于向今考其書惟容成公彭祖二條與列
仙傳重出餘皆補向所未載其中如黃帝之
見廣成子盧敖之過若士皆莊周之寓言不
過鴻濛雲將之類未嘗實有其人淮南王劉
安謀反自殺李少君病死具載史記漢書亦
實無登仙之事洪一槩登載未免附會至謂

許由巢父服箕山石流黃丹今在中岳中山
若二人晉時尚存洪目睹而記之者尤為虛
誕然後漢書方術傳載壺公蒯子訓劉根左
慈甘始封君達諸人已多與此書相符疑其
亦據舊文不盡偽撰入流傳既久遂為故實
歷代詞人轉相沿用不必一一核其真偽也
諸家著錄皆作十卷與今本合惟隋書經籍
志稱為葛洪列仙傳其名獨異考新舊唐書

並作葛洪神仙傳知今本隋志殆承上列仙傳讚之文偶然誤刊非書有二名也此本為毛晉所刊考裴松之蜀志先主傳注引李意期一條吳志士燮傳注引董奉一條吳範劉惔趙達傳注引介象一條併稱葛洪所述近為惑衆其書文頗行世故撮舉數事載之篇末是徵引此書以三國志注為最古然悉與此本相合知為原帙漢魏叢書別載一本其

文大畧相同而所載凡九十二人核其篇第
蓋從太平廣記所引鈔合而成廣記標題間
有舛誤亦有與他書複見即不引神仙傳者
故其本頗有訛漏即如盧敖若士一條李善
注文遜江淹別賦鮑照升天行凡兩引之俱
稱葛洪神仙傳與此本合因太平廣記未引
此條漢魏叢書本遂不載之足以證其非完
本矣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四

神仙傳目錄

道家類

卷一

廣成子

若士

沈文泰

彭祖

白石生

黃山君

鳳綱

卷二

皇初平

呂恭

沈建

華子期

樂子長

衛叔卿

魏伯陽

卷三

沈羲

陳安世

李八伯

李阿

王遠

伯山甫

卷四

墨子

劉政

孫博

班孟

玉子

天門子

九靈子

北極子

絕洞子

太陽子

太陽女

太陰女

太玄女

南極子

黃廬子

卷五

馬鳴生

陰長生

茅君

張道陵

樂巴

卷六

淮南王

李少君

王真

陳長

劉綱

樊夫人

東陵聖母

孔元

王烈

涉正

焦先

孫登

卷七

東郭延

靈壽光

劉京

嚴青

帛和

趙瞿

宮嵩

容成公

董仲君

倩平吉

王仲都

程偉妻

薊子訓

卷八

葛玄

左慈

王遙

陳永伯

太山老父

巫炎

河上公

劉根

卷九

壺公

尹軌

介象

卷十

董奉

李根

李意期

王興

黃敬

魯女生

甘始

封君達

神仙傳原序

洪著內篇論神仙之事凡二十卷弟子滕升問曰先生
曰神仙可得不死可學古之得仙者豈有其人乎答曰
昔秦大夫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撰又七十一人
蓋神仙幽隱與世異流世之所聞者猶千不及一者也
故寧子入火而凌煙馬皇見迎以獲龍方回咀嚙以雲
母赤將茹葩以隨風消子餌朮以著經嘯父烈火以無
窮務光游淵以脯薤仇生却老以食松朮疏服石以鍊

形琴高乘鯉於碣中桂父改色以龜腦女九七十以增
容陵陽吞五脂以登高商丘咀菖蒲以不終雨師煉五
色以厲天子光轡虬雷於玄塗周晉跨素禽於緱氏軒
轅控飛龍於鼎湖葛由策木羊於綏山陸通遐紀於
黃廬蕭史乘鳳而輕舉東方飄衣於京都犢子靈化以
淪神主柱飛行於丹砂阮丘長存於睢嶺英氏乘魚以
登遐脩羊陷石於西嶽馬丹回風以電徂鹿翁陟險而
流泉園客蟬蛻於五華余今復抄集古之仙者見於仙

經服食方及百家之書先師所說者儒所論以為十卷
以傳知真識遠之士其繫俗之徒思不經微者亦不强
以示之矣則知劉向所述殊甚簡要美事不舉此傳雖
深妙奇異不可盡載猶存大體竊謂有愈於向多所遺
棄也葛洪撰

欽定四庫全書

原序

欽定四庫全書

神仙傳卷一

晉 葛洪 撰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雲不待簇而飛草木不待黃而落奚足以語至道哉黃帝退而閒居三月復往見之廣成子方北首而卧黃帝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廣成子蹶然而起曰至哉子之問

也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
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
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
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為皇入吾道者下為
王吾將去汝適無何之鄉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
日月齊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焉

若士

若士者古之神仙也莫知其姓名燕人盧敖秦時遊于

北海經于太陰入于玄關至于蒙谷之山而見若士焉
其為人也深目而玄準鵞肩而脩頸豐上而殺下欣欣
然方迎風軒輊而舞顧見盧敖因遁逃于碑下盧敖仰
而視之方蹠龜殼而食蟹蛤盧敖乃與之語曰惟以教
為背羣離黨窮觀六合之外幼而好遊長而不渝周行
四極推此陰之未闕今卒覩夫子于此殆可與教為友
乎若士儼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不宜遠而至此猶
光乎日月而載乎列星比夫不名之地猶突與也我昔

南遊乎洞瀾之野北息乎沈默之鄉西窮乎窈冥之室
東貫乎瀕洞之光其下無地其上無天視焉無見聽焉
無聞其外猶有汨汨之汜其行一舉而千萬里吾猶未
之能也今子遊始至於此乃云窮觀豈不陋哉然子處
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不可以久住乃舉臂竦身
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愴恨若有喪者也
曰吾比夫子也猶鴻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而行不離咫
尺自以為遠不亦謬也悲哉

沈文泰

沈文泰者九疑人也得江衆神丹土符還年之道服之有效欲於崑崙安息二千餘年以傳李文淵曰土符不法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遂授其秘要後亦昇天今以竹根汁煮丹黃土去三尸出此二人也

彭祖

彭祖者姓錢名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世年七百六十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恤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

服唯以養生治身為事殷王聞之拜為大夫常稱疾間居不與政事善於補養導引之術并服水桂雲母粉麋鹿角常有少容然其性沈重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鬼怪之事窈然無為時乃遊行人莫知其所詣伺候之竟不見也有車馬而不常乘或數百日或數十日不持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閉氣內息從平旦至日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體舐唇咽唾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如故其體中或有疲倦不安便導引閉氣

以攻其患心存其身頭面九竅五藏四肢至于毛髮皆
令其存覺其氣行體中起於鼻口中達十指末尋即平
和也王自詣問訊不告之致遺珍玩前後數萬彭祖皆
受之以恤貧賤略無所留又有采女者亦少得道知養
形之方年二百七十歲視之年如十五六王奉事之於
掖庭為立華屋紫閣飾以金玉乃令采女乘輕輶而往
問道於彭祖采女再拜請問延年益壽之法彭祖曰欲
舉形登天上補仙官者當用金丹此元君太一所服白

日昇天也然此道至大非君王所為其次當愛精養神
服餌至藥可以長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耳不
知交接之道雖服藥無益也采女能養陰陽者也陰陽
之意可推而得但不思之耳何足枉問耶僕遺腹而生
三歲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年加以少怙
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令肌膚
不澤榮衛焦枯恐不得度世所聞素又淺薄不足宣傳
今大宛山中有青精先生者傳言千歲色如童子行步

一日三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餐真可問也采
女曰敢問青精先生所謂何仙人也彭祖曰得道者耳
非仙人也仙人者或竦身入雲無翅而飛或駕龍乘雲
上造太堦或化為鳥獸浮遊青雲或潛行江海翱翔名
山或食元氣或茹芝草或出入人間則不可識或隱其
身草野之間面生異骨體有奇毛戀好深僻不交流俗
然有此等雖有不亡之壽皆去人情離榮樂有若雀之
化蛤雉之為蜃失其本真更守異器今之愚心未之願

也人道當食甘旨服輕麗通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和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長在世間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莫敢犯五兵百蟲不能近憂喜毀譽不為累乃可貴耳人之受氣雖不知方術但養之得宜當至百二十歲不及此者皆傷之也小復曉道可得二百四十歲能加之可至四百八十歲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人耳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姿幽閒娛

樂不致思欲之感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其志也八音五色以玩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未識事宜流遁不還故絕其源也故有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千累不如獨卧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苟能節宣其宜適抑揚其通塞者不減年筭而得其益凡此之類譬猶水火用之過當反為害耳人不知其經脈損傷血氣不足內理空疏髓腦不實體已先

病故為外物所犯因風寒酒色以發之耳若本充實豈當病耶凡遠思強記傷人憂患悲哀傷人情樂過差傷人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戚戚所患傷人寒暖失節傷人陰陽不交傷人所傷人者甚衆而獨責於房室不亦惑哉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以導養神氣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殘折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天地晝離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而

精氣和合者有四故能生育萬物不知窮極人能則之
可以長存次有服氣得其道則邪氣不得入治身之本
要也其餘吐納導引之術及念體中萬神有含影守形
之事一千七百餘條及四時首向責已謝過卧起早晏
之法皆非真道可以教初學者以正其心耳愛精養體
服氣鍊形萬神自守其不然者則榮衛枯瘁萬神自逝
非思念所留者也愚人為道不務其本而逐其末告以
至言又不能信見約要之書謂之輕淺而晝夕伏誦觀

夫太清北神中經之屬以此疲勞至死無益也不亦悲哉又人苦多事又少能棄世獨住山居穴處者以順道教之終不能行是非仁人之意也但知房中之道閉氣之術節思慮適飲食則得道矣吾先師初著九都節解韜形隱遁無為開明四極九室諸經萬三千首為以示始涉門庭者耳采女具受諸要以教王王試為之有驗欲秘之乃令國中有傳彭祖道者誅之又欲害彭祖以絕之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在其後七十餘年聞人於

流沙之西見之王能常行彭祖之道得壽三百歲力轉
丁壯如五十時鄭女妖淫王失其道而殂俗間相傳言
彭祖之道殺人者由於王禁之故也彭祖去殷時年七
百七十歲非壽終也

白石生

白石生者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之時已年二千餘
歲矣不肯修昇仙之道但取於不死而已不失人間之
樂其所據行者正以交接之道為主而金液之藥為上

也初患家貧身賤不能得藥乃養猪牧羊十數年約衣節用致貨萬金乃買藥服之常煮白石為糧因就白石山居時人號曰白石生亦時食脯飲酒亦時食穀日能行三四百里視之色如三十許人性好朝拜存神又好讀仙經及太素傳彭祖問之何以不服藥昇天乎答曰天上無復能樂於此間耶但莫能使老死耳天上多有至尊相奉事更苦人間耳故時人號白石生為隱遁仙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為仙官而不求聞達故也

黃山君

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亦治地仙不取飛昇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為彭祖經得彭祖經者便為木中之松栢也

鳳綱

鳳綱者漁陽人也常採百草花以水漬泥封之自正月始盡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丸之卒死者以此藥內口中皆立生綱長服此藥得壽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

中仙去

神仙傳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神仙傳卷二

晉 葛洪 撰

皇初平

皇初平者丹谿人也年十五而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入山索初平歷年不能得見後在市中有道士善卜乃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令牧羊失之今四十餘年不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為占之道士曰金華山

中有一牧羊兒姓皇名初平是卿弟非耶初起聞之驚喜即隨道士去尋求果得相見兄弟悲喜因問弟曰羊皆何在初平曰羊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了不見羊但見白石無數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之初平便乃俱往看之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為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耳初起便棄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千日能坐在立亡行於日中無影而

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諸親死亡略盡乃復還去
臨去以方授南伯逢易姓為赤初平改字為赤松子初
起改字為魯班其後傳服此藥而得仙者數十人焉

呂恭

呂恭字文敬少好服食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中採藥
忽有三人山谷中因問恭曰子好長生乎而乃勤苦艱
險如是耶恭曰實好長生而不遇良方故採服此物冀
有微益也一人曰我姓呂字文起一人曰我姓孫字文

陽一人曰我姓李字文上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時來採藥當以成授新學者公既與吾同姓又字得吾半是公命當應長生也若能隨我採藥語公不死之方恭即拜曰有幸得遇神人但恐閭塞多罪不足教授若見採救是更生之願也即隨仙人去二日乃授恭秘方一通因遣恭還曰可歸省鄉里恭即拜辭仙人語恭曰公來雖二日今人間已二百年恭歸到家但見空野無復子孫乃見鄉里數世後人趙光輔遂問呂恭家何在人轉

怪之曰君自何來乃問此久遠之人吾聞先世傳有呂
恭將一奴一婢入山採藥不復歸還以為虎狼所傷耳
經今已二百餘年君何問乎呂恭有後世孫呂習者在
城東北十里作道士人多奉事之推求易得耳恭承輔
言往到習家叩門而呼之奴出問曰公何來恭曰此是
吾家也我昔採藥隨仙人去至今二百餘年今復歸矣
習舉家驚喜徒跣而出拜曰仙人來歸流涕不能自勝
居久之乃以神方授習而去時習已年八十服之轉轉

還少至二百歲乃入山去其子孫世世服此藥無復老死皆得仙也

沈建

沈建者丹陽人也世為長史而建獨好道不肯仕宦學導引服食之術遠年却老之法又能治病病無輕重遇建則差舉事之者千餘家一日建當遠行留寄一奴一婢并驢一頭羊十口各與藥一丸語主人曰但累舍居不煩主人飲食也便決去主人怪之曰此君所寄口有

十三不留寸資當若之何建去之後主人飲啖奴婢奴婢聞食皆吐逆以草與驢羊驢羊皆避而不食便欲舐人主人乃驚後百餘日奴婢面體光澤轉勝於初時驢羊悉肥如飼建去三年乃還又各以一丸藥與奴婢驢羊乃却飲食如故建遂斷穀不食能輕舉飛行往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迹不知所之也

華子期

華子期者淮南人也師祿里先生受隱仙靈寶方一曰

伊洛飛龜秩二曰伯禹正機三曰平衡方按合服之日以還少一日能行五百里力舉千斤一歲十二易其形後乃仙去

樂子長

樂子長者齊人也少好道因到霍林山遇仙人授以服巨勝赤松散方仙人告之曰蛇服此藥化為龍人服此藥老成童又能昇雲上下改人形容崇氣益精起死養生子能行之可以度世子長服之年一百八十歲色如

少女妻子九人皆服其藥老者返少小者不老乃入海登勞盛山而仙去也

衛叔卿

衛叔卿者中山人也服雲母得仙漢元鳳二年八月壬辰武帝間居殿上忽有一人乘浮雲駕白鹿集於殿前帝驚問之為誰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帝曰中山非我臣乎叔卿不應即失所在帝甚悔恨即使使者梁伯之往中山推求遂得叔卿子名度世即將還見帝問焉度世

答曰臣父少好仙道服藥治身八十餘年體轉少壯一
旦委臣去言當入華山耳今四十餘年未嘗還也帝即
遣梁伯之與度世往華山覓之度世與梁伯之俱上山
輒雨積數日度世乃曰吾父豈不欲吾與人俱往乎更
齋戒獨上望見其父與數人於石上嬉戲度世既到見
父上有紫雲覆簷鬱鬱白玉為床有數仙童執幢節立
其後度世望而再拜叔卿問曰汝來何為度世具說天
子悔恨不得與父共語故遣使者與度世共來叔卿曰

吾前為太上所遣欲戒帝以灾厄之期及救危厄之法
國祚可延而帝强梁自貴不識道真反欲臣我不足告
語是以棄去今當與中黃太一共定天元九五之紀吾
不得復往也度世因曰向與父博者為誰叔卿曰洪崖
先生許由巢父王子晉薛容也今世向大亂天下無聊
後數百年間土滅金亡天君來出乃在壬辰耳我有仙
方在家西北柱下歸取按之合藥服餌令人長生不死
能乘雲而行道成來就吾於此不須復為漢臣也度世

拜辭而歸掘得玉函封以飛仙之香取而按之餌服乃
五色雲母并以教梁伯之遂俱仙去不以告武帝也

魏伯陽

魏伯陽者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不肯仕宦
間居養性時人莫知之後與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
成知弟子心不盡乃試之曰此丹今雖成當先試之今
試飴犬犬即飛者可服之若犬死者則不可服也伯陽
入山特將一白犬自隨又有毒丹轉數未足合和未至

服之暫死故伯陽便以毒丹與白犬食之即死伯陽乃問弟子曰作丹惟恐不成丹既成而犬食之即死恐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為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違世俗委家入山不得仙道亦不復歸死之與生吾當服之耳伯陽乃服丹丹入口即死弟子顧相謂曰作丹欲長生而服之即死當奈何獨有一弟子曰吾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將無有意耶亦乃服丹即復死餘二弟子乃相謂曰所以作丹者欲求長

生今服即死焉用此為若不服此自可數十年在世間活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為伯陽及死弟子求市棺木二人去後伯陽即起將所服丹內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弟子姓虞遂皆仙去因逢人入山伐木乃作書與鄉里寄謝二弟子弟子方乃懊恨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其說似解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反作陰陽注之殊失其大旨也

神仙傳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神仙傳卷三

晉 葛洪 撰

沈羲

沈羲者吳郡人也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灾治病救濟百姓而不知服食藥物功德感於天神識之羲與妻賈氏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道次忽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數十騎皆是朱衣仗節方飾帶劍輝赫滿道問羲曰君見沈道士乎羲愕然曰不知何

人耶又曰沈義答曰是某也何為問之騎吏曰義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從少已來履行無過壽命不長算祿將盡黃老愍之今遣仙官來下迎之侍郎薄延者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者青龍車是也送迎使者徐福者白虎車是也須臾忽有三仙人在前羽衣持節以白玉版青玉介丹玉字授與義義跪受未能讀云拜義為碧落侍郎主吳越生死之籍遂載義昇天時道間鋤耘人皆共見之不知何等須臾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義

所乘車牛入田食苗或有識是羲牛者以語其家弟子數百人恐是邪魅將羲藏於山谷間乃分布於百里之內求之不得而後四百餘年忽來還鄉推求得其數世孫名懷喜懷喜告曰聞先人相傳說家祖有仙人今仙人果歸也留數十日羲因話初上天時不得見天尊但見老君東向坐有左右勅羲不得謝但默坐而已見宮殿鬱鬱有如雲氣五色玄黃不可名字侍者數百人多女子及少男庭中有珠玉之樹蒙茸叢生龍虎辟邪遊

戲其間但聞琅琅有如銅鐵之聲不知何物四壁熠熠有符書著之老君形體略高一丈披髮垂衣頂項有光須臾數髮有玉女持金盤玉盃盛藥賜羲曰此是神丹服之者不死矣妻各得一刀圭告言飲畢而謝之服藥後賜棗二枚大如雞子脯五寸遣羲去曰汝還人間救治百姓之疾病者君欲來上天書此符懸於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方一首賜羲羲奄忽如睡已在地
上後人多得其方術者也

陳安世

陳安世者京兆人也為灌叔平客稟性慈仁行見鳥獸
下道避之不欲驚動不踐生蟲未嘗殺物年三十而叔
平好道思神忽有二仙人託為書生從叔平行遊以觀
試之叔平不覺其是仙人也久而轉懈怠叔平在內方
作美食二仙人復來詣門問安世曰叔平在否答曰在
因入白叔平叔平即欲出其妻止之曰餓書生輩復欲
求腹飽耳勿與食於是叔平使安世出告言不在二人

曰汝向言在今言不在何也大家勅我去耳二人益善之以實對乃相謂曰叔平勤苦有年今日值吾二人而反懈怠是其不遇我幾成而敗之乃問安世曰汝好遨戲耶答曰不好也又曰汝好道希仙耶答曰好道然無緣知耳二人曰汝審好道明日早會道北大樹下安世早往期處到日西而不見二人乃起將去曰書生定欺我耳二人已在其耳邊呼之曰安世汝來何晚耶答曰早旦來但不見君耳二人曰我端坐在汝邊耳頻三期

之而安世輒早至知其可教乃以藥兩丸與之誠曰汝
歸家勿復飲食別止一處安世依誠二人常往其處叔
平怪之曰安世處空室何得有人語往輒不見何也答
曰我獨語耳叔平見安世不服食但飲水止息別位疑
非常人自知失賢乃歎曰夫道尊德貴不在年齒父母
生我然非師則莫能使我長生也先聞道者則為師矣
乃自執弟子之禮朝夕拜事安世為之洒掃安世道成
白日昇天臨去遂以要道傳叔平叔平後亦得仙也

李八伯

李八伯者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之已年八百歲因以號之或隱山林或在鄺市知漢中唐公昉求道而不遇明師欲教以至道乃先往試之為作傭客公昉不知也八伯驅使用意過於他人公昉甚愛待之後八伯乃偽作病危困欲死公昉為迎醫合藥費數十萬不以為損憂念之意形於顏色八伯又轉作惡瘡周身面體膿血臭惡不可近視人皆不忍近之公昉為之

流涕曰卿為吾家勤苦累年而得篤病吾趣欲令卿得
愈無所慘惜而猶不愈當如卿何八伯曰吾瘡可愈然
須得人舐之公昉乃使三婢為舐之八伯曰婢舐之不
能使愈若得君舐之乃當愈耳公昉即為舐之八伯又
言君舐之復不能使吾愈得君婦為舐之當愈也公昉
乃使婦舐之八伯曰瘡乃欲差然須得三十斛美酒以
浴之乃都愈耳公昉即為具酒三十斛著大器中八伯
乃起入酒中洗浴瘡則盡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

公昉曰吾是仙人君有至心故來相試子定可教今當相授度世之訣矣乃使公昉夫妻及舐癆三婢以浴餘酒自洗即皆更少顏色悅美以丹經一卷授公昉公昉入雲臺山中合丹丹成便登仙去今拔宅之處在漢中也

李阿

李阿者蜀人也蜀人傳世見之不老如故常乞於成都市而所得隨復以拯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其所

宿也或問往事阿無所言但占阿顏色若顏色欣然則
事皆吉若容貌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
微歎者則有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不審也有古强者疑
阿是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乃在青城山中強
後復欲隨阿去然身未知道恐有虎狼故持其父長刀
以自衛阿見之怒曰汝隨我行何畏虎耶取強刀擊石
折敗強竊憂刀敗至旦復出隨之阿問曰汝愁刀敗耶
強言實恐父怒阿即取刀以左右手擊地刀復如故以

還强强逐阿還成都未至道次逢奔車阿以脚置車下
轢其脚脛皆折阿即死强强視之須臾阿起以手抑按
脚復如故强年十八見阿色如五十許人至强年八十
餘而阿猶如故後語人云被崑崙山召當去遂不復還
耳

王遠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散大
夫博學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

之期九州吉凶觀諸掌握後棄官入山修道道成漢孝
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牧逼載以詣京師遠低頭閉
口不肯答詔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
帝惡之使人削之外字始去內字復見字墨皆徹入板
裏方平無復子孫鄉里人累世相傳共事之同郡故太
尉公陳耽為方平架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消災不
從學道方平在耽家四十餘年耽家無疾病死喪奴婢
皆然六畜繁息田蠶萬倍仕宦高遷後語耽云吾期運

將盡當去不得復停明日日中當發也至時方平死耽
知其化去不敢下著地但悲涕歎息曰先生捨我去耶
我將何如具棺器燒香就床上衣裝之至三日三夜忽
失其尸衣帶不解如蛇蛻耳方平去後百餘日耽亦死
或謂耽得方平之道化去或謂方平知耽將終委之而
去也其後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吳往胥門蔡經家經
者小民也骨相當仙方平知之故住其家遂語經曰汝
生命應得度世故欲取汝以補仙官然汝少不知道今

氣少肉多不得上昇當為尸解耳尸解一劇須臾如從
狗竇中過耳告以要言乃委經去後經忽身體發熱如
火欲得水灌舉家汲水以灌之如沃焦石似此三日中
消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視其被中
惟有皮頭足具如今蟬蛻也去十餘年忽然還家去時
已老還更少壯頭髮還黑語其家云七月七日王君當
來過到其日可多作數百斛飲食以供從官乃去到期
日其家假借盆甕作飲食數百斛羅列覆置庭中其日

方平果來未至經家則聞金鼓蕭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不知何所在及至經家舉家皆見方平著遠遊冠朱服虎頭鞞裳五色綬帶劍少鬚黃色長短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幡旗前後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十二玉壺皆以臘密封其口鼓吹皆乘麟從天上下懸集不從道行也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往惟見方平坐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相問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在

民間今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有頃信還但聞其語
不見所使人也答言麻姑再拜比不相見忽已五百餘
年尊卑有序脩敬無階思念煩信承來在彼登當傾倒
而先被記當案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
願未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之聲
既至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
好女子年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髮散垂至腰其衣
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無有也

入拜方平方平為之起立坐定召進行厨皆金玉盃盤無限也餽膳多是諸花菓而香氣達於內外擘脯而行之如松栢炙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昔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經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至得米便以撒地謂以米祛其穢也視米皆成真珠方平笑曰姑

故少年也吾老矣不喜復作此曹輩狡獪變化也方平
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廚其味醇釀
非俗人所宜飲飲之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
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攪之以賜經家人人飲一
升許皆醉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復還取也以
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酤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
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者飲耳又
麻姑手爪不如人爪形皆似鳥爪蔡經中心私言若背

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
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其爪可以
爬背耶便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
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比舍有姓陳失其名字嘗寵尉
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扣頭求乞拜見於是方平引前
與語此人便乞得驅使比於蔡經方平曰君且起可向
日立方平從後視之曰噫君心不正影不端終不可教
以仙道也當授君地上主者之職臨去以一符并一傳

著小箱中以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令君
竟本壽壽自出百歲也可以消災治病病者命未終及
無罪犯者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有邪鬼血食作禍者
帶此傳以勅社吏當收送其鬼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
臨時以意治之陳尉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家
陳尉壽一百一十一歲而死死後其子孫行其符不復
效矣方平去後經家所作飲食數百斛在庭中者悉盡
亦不見人飲食之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

復居何處經答曰常治崑崙山往來羅浮山括蒼山此
三山上皆有宮殿宮殿一如王宮王君常任天曹事一
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數遍地上五嶽生死之事悉
關王君王君出時或不盡將百官惟乘一黃麟將士數
十人侍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常數百丈所到山海
之神皆來奉迎拜謁或有千道者後數年經復暫歸家
方平有書與陳尉真書廓落大而不工先是無人知方
平名遠者起此乃因陳尉書知之其家於今世世存錄

王君手書及其符傳於小箱中秘之也

伯山甫

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在華山中精思服餌時時歸鄉里省親如此二百餘年不老每入人家即知人家先世已來善惡功過有如臨見又知未來吉凶言無不效見其外生女年老多病將藥與之女服藥時年七十稍稍還少色如桃花漢遣使者經見西河城東有一女子答一老翁其老翁頭髮皓白長跪而受杖使者怪而問之女

子曰此是妾兒昔妾舅氏伯山甫以神方教妾妾教使
服之不肯而致今日衰老不及於妾妾恚怒故與之杖
耳使者問女及兒今各年幾女子答云妾年二百三十
歲矣兒今年七十此女後入華山得仙而去

神仙傳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神仙傳卷四

晉 葛洪 撰

墨子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為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為墨子世多學之者與儒家分塗務尚儉約頗毀孔子尤善戰守之功公輸班為楚將作雲梯之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徒行詣楚足乃壞裂裳以裹之七日七夜到楚見公輸班說之曰子為雲梯將以攻宋

宋何罪之有耶楚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
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
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公輸班曰吾不可以言
於王矣墨子曰子令見我於王公輸班曰諾墨子見王
曰今有人舍其文軒隣有弊輦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
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謂
何若人也楚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雲夢麋
鹿滿之江漢魚鼈為天下富宋無雉兔井鮒此猶粱肉

之與糟糠也楚有枏梓松椽宋無數尺之木此猶有錦
繡之與短褐也臣聞大王吏議攻宋與此同也王曰善
哉然公輸班已為雲梯謂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班攻宋
墨子解帶為城以桴為械公輸班乃設攻城之機九變
而墨子九拒之公輸班之攻城械盡而墨子之守有餘
公輸班屈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
所以攻我吾不言矣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班之意
不過欲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

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之上而待楚寇至矣
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焉墨子年八十有
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矣榮位非可長保將委流俗以
從赤松遊矣乃謝遣門人入山精思至道想像神仙於
是夜常聞左右山間有誦書聲者墨子卧後又有人來
以衣覆之墨子乃伺之忽有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山
嶽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教神
人曰子有至德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

長生與天地同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
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卷告墨子曰子既有仙分
緣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必須師也墨子拜受合作遂得
其效乃撰集其要以為五行記五卷乃得地仙隱居以
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遂遣使者楊遼東帛加璧以聘墨
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六十歲人周遊五嶽不
止一處也

劉政

劉政者沛國人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深維居世榮貴
須臾不如學道可得長生乃絕進取之路求養性之術
勤尋異聞不遠千里苟有勝已雖奴客必師事之後治
墨子五行記兼服朱英凡年百八十餘歲也如童子好
為變化隱形又能以一人作百人百人作千人千人作
萬人又能隱三軍之衆使人化成一叢林木亦能使成
鳥獸試取他人器物以置其衆處人不覺之又能種五
菓之木便華實可食生致行厨供數百人又能吹氣為

風飛沙揚石以手指屋宇山林壺器便欲傾壞更指之
則還如故又能化作美女之形及作木人能一日之中
行數千里噓水興雲奮手起霧聚壤成山刺地成淵能
忽老忽少乍大乍小入水不濕步行水上名江海中魚
鼈蛟龍龜鼉即皆登岸又口吐五色之氣方廣十里氣
上連天又能騰躍上下去地數百丈後不知所在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書百許篇誦經數

十萬言晚乃學道治墨子之術能使草木金石皆為火光照耀數十里亦能使身中成炎口中吐火指大樹生草即焦枯若更指之則復如故亦能使三軍之衆各成一鼓火又有藏人亡奴在軍中者自捕之不得因就博請博語奴主曰吾為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但諦伺捉取之於是博以一赤丸擲於軍中須臾火起漲天奴果走出而得之博乃更以一青丸擲之火中火勢即滅屋舍百物向已焦燃者皆悉如故不損博每作火有所

燒他人雖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博自止之乃止耳行
火水中不但已身不沾乃能兼使從者數百人皆不沾
又能將人於水上敷席而坐飲食作樂使衆人舞於其
上不沒不濡終日盡歡其疾病者就博自治亦無所云
為博直指之言愈即愈又山間石壁及地上盤石博便
入其中初尚見背及兩耳出石間良久都沒又能吞刀
劍數十枚及從壁中出入如有孔穴也又能引鏡為刀
屈刀為鏡可積時不改須博指之刀復如故後入林慮

山中合神丹而仙矣

班孟

班孟者不知何許人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終日又能坐
空虛之中與人言語又能入地中初時沒足至腰及胷
漸漸但餘冠幘良久而盡沒不見又以指刻地即成泉
井而可汲引又吸人屋上瓦瓦即飛入人家人家有桑
菓數十株皆聚之成積如山如此十餘日吹之各還其
本處如常又能含墨舒紙著前嚼墨一噴之皆成文字

滿紙各有意義後服酒餌卅年四百餘歲更少容後入
大治山中仙去也

玉子

玉子者姓張震南郡人也少學衆經周幽王徵之不起
乃歎曰人居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死轉近而貪
富貴不知養性命盡氣絕即死位為王侯金玉如山何
益於是為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長
桑子受其衆術乃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餘篇其術以

務魁為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
灾散禍能起飄風發木折屋作雲雷雨霧以草芥瓦石
為六畜龍虎立便能行分形為數百千人又能涉行江
漢含水噴之立成珠玉遂不復變也或時閉氣不息舉
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如此數十日乃
復起如故每與諸弟子行各丸泥為馬與之皆令閉目
須臾皆乘大馬乘之一日千里又能吐五色氣起數丈
見飛鳥過指之墮地又臨淵投符召魚鼈魚鼈皆走上

岸又能使諸弟子舉眼即見千里外物亦不能久也其
務魁時以器盛水著兩魁之間吹而噓之水上立有赤
光繞之曄曄而起又以此水治百病在內者飲之在外
者浴之皆使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丹成白日昇天也

天門子

天門子者姓王名綱尤明補養之要故其經曰陽生立
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投金無
往不傷故陰能溲陽也陰人著脂粉者法金之白也是

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駐意精其微妙審其盛衰我行
青龍彼行白虎彼前朱雀我後玄武不死之道也又陰
人之情也有急於陽然能外自戕抑不肯請陽者明金
不為木屈也陽性氣剛躁志節踈略至於遊晏則聲氣
和柔言辭卑下明木之畏金也天門子既行此道年二
百八十歲色如童子乃服珠醴得仙入玄洲去也

九靈子

九靈子者姓皇名化得還年却老胎息內視之要五行

之道其經曰此術可以辟五兵却虎狼安全已身營護
家門保子宜孫內外和睦人見則喜不見則思既宜從
軍又利遠客他人謀已消滅不成千殃萬禍伏而不起
杜姦邪之路塞妖怪之門呪咀之者其災不成厭蠱之
者其禍不行天下之賢皆來宗已傾神靈之心得百姓
之意田蠶大行六畜繁孳奴婢安家疾病得愈縣官逆
解忿爭得勝百事皆利世有專世行此道者大得其妙
在人間五百餘年顏容益少後服鍊丹而乃登仙去矣

北極子

北極子者姓陰名恒其經曰治身之道愛神為寶養性之術死人生出常能行之與天相畢因生求生真生矣以鐵治鐵之謂真以人治人之謂神後服神丹而仙焉

絕洞子

絕洞子者姓李名修其經曰弱能制強陰能弊陽常若臨深履危御奔乘駕長生之道也年四百餘歲顏色不衰著書四十篇名曰道源服丹昇天也

太陽子

太陽子者姓離名明本王子同年之親友也王子學道已成太陽子乃事玉子盡弟子之禮不敢懈怠然玉子特親愛之有門人三十餘人莫與其比也而好酒恒醉頗以此見責然善為五行之道雖鬢髮斑白而肌膚豐盛面目光華三百餘歲猶自不改玉子謂之曰汝當理身養性而為衆賢法司而低迷大醉功業不修大藥不合雖得千歲猶未足以免死況數百歲者乎此凡庸所

不為況於達者乎對曰晚學性剛俗態未除故以酒自
驅其驕慢如此著七寶樹之術深得道要服丹得仙時
時在世間五百歲中面如少童多酒其鬢鬚皓白也

太陽女

太陽女者姓朱名翼敷演五行之道加思增益致為微
妙行用其道甚驗甚速年二百八十歲色如桃花口如
含丹肌膚充澤眉鬢如畫有如十七八者也奉事絕洞
子丹成以賜之亦得仙昇天也

太陰女

太陰女者姓盧名全為人聰達知慧過人好玉子之道頗得其法未能精妙時無明師乃當道沽酒密欲求賢積年累久未得勝已者會太陽子過之飲酒見女禮節恭修言詞間雅太陽子喟然歎曰彼行白虎騰蛇我行青龍玄武天下悠悠知者為誰女聞之大喜使妹問客土數為幾對曰不知也但南三北五東七西七中一耳妹還報曰客大賢者至德道人也我始問一已知五矣

遂請入道室改進妙饌盛設嘉珍而享之以自陳訖太
陽子曰共事天帝之朝俱飲神光之水身登玉子之魁
體有五行之寶唯賢是親豈有所怪遂授補道之要授
以蒸丹之方合服得仙仙時年已二百歲而有少童之
色也

太玄女

太玄女者姓顯名和少喪夫主有術人相其母子曰皆
不壽也乃行學道治玉子之術遂能入水不濡盛寒之

時單衣行水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暖可至積日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及世人屋舍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則失其所在又門戶櫝櫃有關籥者指之即開指山山崩指樹樹死更指之皆復如故將弟子行所到山間日暮以杖扣山石石皆有門戶開入其中有屋室床几帷帳厨廩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耳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於毫芒野火漲天噓之即滅又能生災火之中衣裳不燃須臾之間化為老翁小兒車馬無所不

為行三十六術甚有神效起死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
顏色益少鬢髮如鴉忽白日昇天而去

南極子

南極子者姓柳名融能合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煮之
而啖出雞子中黃皆餘有少許粉如指端者取粉塗杯
呪之即成龜煮之可食腹藏皆具而粉杯成龜殼者取
肉則殼還成粉杯矣又取水呪之即成美酒飲之醉人
又能舉手即成大樹人或折其細枝以刺屋間連日猶

在以漸萎黃與真木無異也服雲霜丹而得仙去矣

黃盧子

黃盧子者姓葛名起甚能理病若千里只寄姓名與治之皆得痊愈不必見病人身也善氣禁之道禁虎狼百蟲皆不得動飛鳥不得去水為逆流一里年二百八十歲力舉千鈞行及奔馬頭上常有五色氣高丈餘天大旱時能至淵中召龍出催促便昇天即便降雨數數如此一旦乘龍而去與諸親故辭別遂不復還矣

神仙傳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神仙傳卷五

晉 葛洪 撰

馬鳴生

馬鳴生者齊國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賢少為縣吏因逐捕而為賊所傷當時暫死得道士神藥救之遂活便棄職隨師初但欲求受治瘡病耳知其有長生之道遂久事之隨師負笈西之女几山北到玄丘山南湊瀘江周遊天下勤苦備嘗乃受太清神丹經三卷歸入山合

藥服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為地仙矣常居所在不過三年輒便易處人或不知其是仙人也架屋舍畜僕從乘車馬與俗人無異如此展轉遊九州五百餘年人多識之怪其不老後乃修大丹白日昇天而去也

陰長生

陰長生者新野人也漢陰皇后之屬少生富貴之門而不好榮位專務道術聞有馬鳴生得度世之道乃尋求遂與相見執奴僕之役親運履之勞鳴生不教其度世

之道但日夕與之高談當世之事治生佃農之業如此
二十餘年長生不懈怠同時共事鳴生者十二人皆悉
歸去獨有長生不去敬禮彌肅鳴生乃告之曰子真是
能得道者乃將長生入青城山中煮黃土而為金以示
之立壇四面以太清神丹經受之乃別去長生歸合丹
但服其半即不昇天乃大作黃金數十萬斤布施天下
窮乏不問識與不識者周行天下與妻子相隨舉門而
皆不老後於平都山白日昇天臨去時著書九篇云上

古得仙者多矣不可盡論但漢興已來得仙者四十五人連余為六矣二十人尸解餘者白日昇天焉抱朴子曰洪聞諺書有之曰子不夜行不知道上有夜行人故不得仙者亦安知天下山林間有學道得仙者耶陰君已服神丹雖未昇天然方以類聚同聲相應便自與仙人相尋索聞見故知此近世諸仙人之數爾而俗民謂為不然以已所不聞則謂無有不亦悲哉夫草澤間士以隱逸得志以經籍自娛不耀文彩不揚聲名不循求

進不營聞達人猶不識之豈況仙人亦何急急令聞達
朝闕之徒知其所云為哉陰君自序云維漢延光元年
新野山北予受和君神丹要訣道成去世副之名山如
有得者列為真人行乎去來何為俗間不死之道要在
神丹行氣導引俯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少延不求未
度以至天仙子欲聞道此是要言積學所致無為為神
上士聞之勉力加勤下士大笑以為不然能知神丹久
視長存於是陰君裂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以文石之函

著嵩山一通黃櫃簡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大華山
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著蜀經山一
通白縑書之合為一卷付弟子使世世當有所傳付又
著書三篇以示將來其一曰唯余之先佐命唐虞爰逮
漢世紫父重紆余獨好道而為匹夫高尚素志不事王
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跡蒼霄乘虛駕浮青腰承翼
與我為仇入火不灼蹈水不濡逍遙太極何慮何憂遨
戲仙都顧愍羣愚年命之逝如彼川流奄忽未幾泥土

為儔奔馳索死不肯暫休其二曰余之聖師體道如貞
昇降變化松喬為隣惟余同學十有二人寒苦求道歷
二十春中多怠慢志行不勤痛乎諸子命也自天天不
妄授道必歸賢身投幽壤何時可還嗟爾將來勤加精
研勿為流俗富貴所牽神道一成昇彼九天壽同三光
何但億年其三曰惟余垂髮少好道德棄家隨師東西
南北妻於五濁避世自匿二十餘年名山之側寒不遑
衣飢不暇食思不敢歸勞不敢息奉事聖師承顏悅色

面垢足胝乃見哀識遂授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咸
享無極黃金已成貨財十億役使鬼神玉女侍側余得
度世神丹之力陰君留人間一百七十年色如童子白
日昇天也

茅君

茅君者名盈字叔申咸陽人也高祖父濛字初成學道
於華山丹成乘赤龍而昇天即秦始皇時也有童謠曰
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天昇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

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其事載史紀詳矣
秦始皇方求神仙長生之道聞謠言以為已姓符合謠
讖當得昇天遂詔改臘為嘉平節以應之望祀蓬萊使
徐福將童男童女入海求神仙之藥茅君十八歲入恒
山學道積二十年道成而歸父母尚存見之怒曰為子
不孝不親供養而尋逐妖妄流走四方舉杖欲擊之君
跪謝曰某受天命應當得道事不兩濟違遠供養雖無
旦夕之益而使父母壽老家門平安某道已成不可鞭

辱恐非小故父怒不已操杖擊之杖即摧折而成數十段皆飛揚如弓激矢中壁穿柱壁柱俱陷父驚即止君曰向所啓者實慮如斯邂逅中人即有傷損父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君曰死人罪重惡積不可復生者即不可起也若橫受短折者即可令起也父因問鄉里死者若干人誰當可起之君乃遂召社公問之父聞中庭有人應對不之見也問社公此村中諸已死者誰可起之衆人皆聞社公對曰某甲可起君乃曰促約勅所關

由使發遣之事須了可掘於是日入之後社公來曰事已決了便可發出於是君語死者家人掘之發棺出死人死人開目動搖但未能語舉而出之三日後能坐言語了了如此發數十人皆復生活十歲方復死爾時君之弟名固字季偉次弟名衷字思和仕漢位至二千石將之官鄉里親友會送者數百人親屬榮晏時茅君亦在座乃曰吾雖不作二千石亦當有神靈之職尅三月十八日之官頗能見送乎在座中衆賓皆相然曰此君

得道當出衆皆復來送也君曰若見顧者誠荷君之厚意也但空來勿有損費吾當自有供給至期日君門前數頃之地忽自平治無復寸草忽見有青縑帳幄下敷數重白毡容數千人遠近皆神異之翕然相語來者塞道數倍於前送弟之時也賓客既集君言笑延接一如常禮不見指使之人但見金盤玉盃自到人前奇殺異菓不可名字美酒珍饌賓客皆不能識也妓樂絲竹聲動天地隨食隨益人人醉飽明日迎官來至文官則

朱衣紫帶數百人武官則甲兵旌旗毘仗耀日千餘人
茅君乃與父母宗親辭別乃登羽蓋車而去麾幢幡蓋
旌節旄鉞如帝王也驂駕龍虎麒麟白鶴獅子奇獸異
禽不可名識飛鳥數萬翔覆其上流雲彩霞霏霏繞其
左右去家十餘里忽然不見觀者莫不歎息君遂徑之
江南治於句曲山山有洞室神仙所居君治之焉山下
之人為立廟而奉事之君嘗在帳中與人言語其出入
或導引人馬或化為白鵠人有疾病祈之者煮雞子十

枚以內帳中須臾一一擲還雞子如舊歸家剖而視之內無黃者病人當愈中有土者不愈以此為候焉雞子本無開處也廟中常有天樂異香奇雲瑞氣君或來時音樂導從自天而下或終日乃去遠近居人賴君之德無水旱疾癘螟蝗之災山無刺草毒木及虎狼之厲時人因呼此山為茅山焉後二弟年衰各七八十歲棄官委家過江尋兄君使服四扇散却老還嬰於山下洞中修練四十餘年亦得成真太上老君命五帝使者持節

以白玉版黃金刻書加九錫之命拜君為太元真人東
嶽上卿司命真君主吳越生死之籍方却昇天或治下
於潛山又使使者以紫素策文拜固為定錄君衷為保
命君皆例上真故號三茅君焉其九錫文紫素策文多
不具載自有別傳其後每十二月二日三月十八日三
君各乘一白鶴集於峯頂也

張道陵

天師張道陵字輔漢沛國豐縣人也本太學書生博採

五經晚乃歎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經修鍊於繁陽山丹成服之能坐在立亡漸漸復少後於萬山石室中得隱書秘文及制命山嶽衆神之術行之有驗初天師值中國紛亂在位者多危退耕於餘杭又漢政陵遲賦斂無度難以自安雖聚徒教授而文道凋喪不足以拯危佐世陵年五十方退身修道十年之間已成道矣聞蜀民朴素可教化且多名山乃將弟子入蜀於鶴鳴山隱居既遇老君遂於隱居之所

備藥物依法修鍊三年丹成未敢服餌謂弟子曰神丹
已成若服之當冲天為真人然未有大功於世須為國
家除害興利以濟民庶然後服丹即輕舉臣事三境庶
無愧焉老君尋遣清和玉女教以吐納清和之法修行
千日能內見五藏外集外神乃行三步九迹交乾履斗
隨罡所指以攝精邪戰六天魔鬼奪二十四治改為福
庭名之化宇降其帥為陰官先時蜀中魔鬼數萬白晝
為市擅行疫癘生民久罹其害自六天大魔推伏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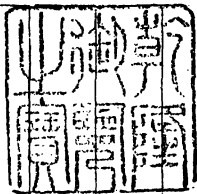
陵斥其鬼衆散處西北不毛之地與之為誓曰人主於
晝鬼行於夜陰陽分別各有司存違者正一有法必加
誅戮於是幽冥異域人鬼殊途今西蜀青城山有鬼市
并天師誓鬼碑石天地石日月存焉

藥巴

藥巴蜀人也太守請為功曹以師事之請試術乃平生
入壁中去壁外人叫虎狼還乃巴也遷豫章太守有廟
神能與人言語巴到推社稷問其蹤由乃老往齊為書

生太守以女妻之生一男巴往齊勅一道符乃化為狸
巴為尚書正旦會羣臣飲酒巴乃含酒起望西南巽之
奏云臣本鄉成都市失火故為救之帝馳驛往問之云
正旦失火時有雨自東北來滅火雨皆作酒氣也故終
日不違如愚若無所得而愚是乃物之塊然者也士大
夫學道者多矣然所謂八段錦六字氣特導引吐納而
已不知氣血寓於身而不可擾貴於自然流通世豈復
知此哉雖日宴坐而心驚於外營營然如飛蛾之赴霄

燭蒼蠅之觸曉牕知往而不知返知就利而不知避害
海魚有以蝦為目者人皆笑之而不知其故晝非日不
能馳夕非火不能鑒故學道者須令物不能遷其性冶
容曼色吾視之與嫫母同大厦華屋吾視之與茅茨同澄
心清淨湛然而無思時導其氣即百骸皆通抱純白養
太玄然後不入其機則知神之所為氣之所生精之所
復何行而不至哉所著百章發明道秘要眇深切迷途
之指南也



神仙傳卷五